

許秀枝

煙霧裊裊慈顏再現



孝道園

當汽車緩緩駛向華僑義山大門時，陳老太太眼望窗外，滿目都是一些荒蕪的墳墓，思緒洶湧澎湃，剛才看到的一幕——父母的墳墓可能因為年久不加修整，至今殘破不堪，心想幾個兄姐皆已亡故，只剩自己這個女，那麼為雙親整修墳墓，自己顯然責無旁貸。想起適才那位工人開價十三萬，包括鐵窗、屋頂、地板等等。若是工程完美牢固，花錢倒是無所謂，問題是華僑義山盜賊如毛，只怕過了幾個月，又恢復原形。盜賊用工具鋸開鐵窗，不但拿走可以變賣的銅台、鐵架。連沒燒完的蠟燭都是他們的囊中之物。

曾幾何時，這裡每逢亡人節、清明節，幾位兄長都會準備周全，前一天就把電風扇、微波爐、飯鍋、椅子、啤酒、汽水、礦泉水搬進墓屋，幾位嫂子當天會從家裡帶來鹹飯，肉骨魚丸湯。許多親友拜祭自己的親人後，都會光臨，為父母上香，並留下吃午飯，吃喝聊天玩遊戲，一直到傍晚，熱鬧無比。整排的墓屋，就屬我們這裡最熱鬧。當時自己總想父母會不會感到太過喧嘩？反觀其他墓屋親人寥寥幾人，稍留片刻便離開，有的甚至冷冷清清，不知是否親人身在海外？

祭拜親人本是寄托哀思，傳承家族

情感的重要儀式。但是華人寄居菲島，至今已經歷幾代，子孫受西洋文化，影響至深，對於這些古早時的習俗，不太認同。況且時至21世紀，政府環保人士多提倡「火葬」。今日許多墓屋空空蕩蕩，想必子孫已把先人骨灰移葬別處，或教堂，或佛寺。

返家後，陳老太打電話給侄女，想聽聽她的意見。她極力贊成開棺取骨再火化再安葬於佛寺。想想父母一生信奉佛教，便採納她的意見。擇日去普濟禪寺靈骨塔買了塔位骨位，再請風水師看黃曆，選定10月29號，全部共花費二十幾萬。

當陳老太跪在佛地藏菩薩跟前，看著這尊幾乎與屋頂同高的佛像前，祂腳底下的佛桌，端正正地放著兩個大理石製作的骨灰盒，五盤素菜，五盤水果。幾位碩果僅存的嫂嫂和幾個信奉佛教的侄子侄女，都跪在自己後面。

耳聽七位高僧師太大聲誦唸大悲咒、往生咒。陳老太只覺得煙霧裊裊中，雙親的慈顏再度顯現，往日撫育培養的恩情也再一次浮現。

恍惚覺得雙親嘴角隱隱透著笑意，估計是想不到七個子女之中，居然是最小的女兒為他們整理骨灰，重新安葬吧！惆悵哀愁瀰漫心底，跪拜中陳老太慶幸自己在人生末站，居然還有機會用實際行動去回報那份深沉厚重的養育之恩。

唐永泉

嘉木渡山海，紫堅築古堂

——一棵神奇的非洲紅花梨木賦能龍顯堂重修記



特稿

龍顯堂坐落於安溪縣蓬萊鎮龍居村庵坡角落，處虎岡山麓，坐王向丙兼亥巳，乃晒牛穴，面朝五點蓮花山；左朝三胎山，青龍案；右伴五鳳朝天山，白虎案，是當地一處風水寶地，是一座底蘊深厚的觀音聖廟。廟堂始建於明代憲宗成化二十三年（公元1465年），歷經五百餘載歲月滄桑，香火綿延，文脈綿長。廟宇先後四次重建，最近兩次是丙寅年（公元1986年）和戊子年（2008年）。堂內供奉觀音、清水、泰山諸祖師，庇佑一方百姓，是村落之中承載信仰、凝聚人心的重要古剎。

因為七戶內兩個村落的信眾眾多，時常恭請觀音菩薩聖像到家裡去崇奉，觀音菩薩聖像分身難及，加上出巡後，殿裡又缺少一尊鎮殿的本尊。又因年深日久，殿裡的佛像大多比較陳舊，且都尚未開光點眼。歲月流轉，古堂漸舊，修繕換新迫在眉睫。為復原古堂風骨、重塑廟堂莊嚴，滿足爐下弟子朝拜崇奉宏願，眾緣期盼，共襄盛舉。

2023年8月8日，成立龍顯堂第一屆常務理事會。

理事會會長胡兩傳攜手理事會成員，與安溪縣龍億古建木雕有限公司董事長、非遺古建技藝傳承人姚士龍，共同商議重塑觀音菩薩聖像、龍顯堂整體修繕等事宜，眾人立志以匠心復刻古寺風韻，延續百年香火，重振廟堂威儀。

機緣流轉，山海相逢。在江蘇省張家港碼頭，一棵長約18米，樹頭直徑約1.2米，尾部直徑約1.08米的非洲紅花梨巨木，靜靜臥於臨江棧橋之上。原木外皮粗糲斑駁，覆著跨海遠洋的風塵，數十載雨林生長、萬里江海跋涉，賦予了它沉穩厚重的身姿。江風浩蕩，裹挾著長江水汽拂過木身，名貴硬木獨有的溫潤氣韻沉靜內斂，靜靜蟄伏於此，靜待慧眼識珠，奔赴一場古廟堂重生之約。

冥冥之中自有佛緣。當這株難得的紅花梨大料現身拍賣棧房，姚士龍彷彿得觀音點化、機緣感召，深知此木品相絕佳、氣韻端莊，與古剎廟堂相得益彰，當即果斷出手，以6.5萬元將這棵遠洋嘉木收入囊中，為龍顯堂重建覓得專屬優質良材。

非洲紅花梨木自古便是上等名貴古建工藝用材，天生適配廟堂造像與古建陳設。其木質色澤溫潤鮮亮，天然紋理錯落靈動、獨一無二，表層自帶細膩油潤的質感，自帶端莊典雅、肅穆高貴的氣質，完美契合寺廟殿堂的肅穆氣韻。同時木料質地均勻堅實，結構穩定，不易開裂變形，兼具極佳的防潮、防腐、抗朽性能，歷經歲月依舊能保有原貌，耐久性極強。且木料切面平整順滑，可塑性極強，可精工雕琢各式紋樣造型，藝術表現力出眾，兼具極高的觀賞價值、工藝價值與收藏價值，是古建造佛、殿堂陳設的上乘良材。

良材既定，匠造有序。為借取佳木、物盡其用，匠造團隊結合龍顯堂理事會整體規劃與廟堂陳設規制，對整根紅花梨巨木精細統籌、分段取材，秉持一物多用、因材施藝的理念，讓山海珍稀良木賦能古堂重塑，煥發百年廟堂新生氣韻。

頭部大料用以雕琢鎮殿觀音菩薩聖像，塑像高108厘米、直徑75厘米，坐鎮廟堂主位，法相端莊恢弘，安穩坐鎮廟堂主位，守護一方香火；次部分木料打造殿堂大

門門板一對，高201cm寬70cm厚24cm，雕刻秦瓊和尉遲恭忠誠勇敢的大型浮雕，盡顯古廟堂門面威嚴肅穆，重塑古堂門面肅穆氣場，鎮守廟堂、庇佑信眾；後續依次打造長案桌一張，規格為長408cm、寬81cm、高116cm（不含卷書底座高度），正面通透鏤空雕刻，側背清底浮雕，層次精巧，層次錯落、工藝精巧。桌體承重紮實，可穩固承放每年農曆七月十九日普渡大典專屬「五大盤」龜粿貢品。（「五大盤」由米粽、鬆糕、大甜粿、紅、白印食等組成，每盤以三尺直徑嚴實環繞至龍顯堂屋頂二部椽子，高一丈六尺，每盤需要360斤大米或者糯米等食材製作，寓意圓滿豐盛、祈福納祥）；製作上廳邊巷門一對，高229cm寬80cm厚24cm，素雅端莊，古樸大氣，契合廟堂清幽莊重的整體氣韻；龕中走廊觀音固定椅一塊，長100cm、寬49cm、高118cm，用於安奉殿內諸佛像；雕琢觀音蓮花寶座一個，長42cm寬20cm高16cm，紋樣雅緻、聖潔古樸，映襯觀音法相莊嚴；釋迦摩尼底座一個，長98cm、寬39cm、高42cm；製作佛像寶座一個，長40cm寬36cm高30cm，四面透空調，供奉主佛，大氣莊嚴，安穩承托聖像；打造雕花八仙桌三張，長96cm寬90cm高88cm，四面全透空雕，工藝精巧，供擺放諸佛聖像；定制大殿供桌一張，長300cm寬126cm高88cm，正面鏤空雕花，側面與背面板精細清底雕刻，供香客擺放貢品、金帛，圓滿朝拜祈福之心願；精雕佛像專屬寶座五個，長40cm寬36cm高30cm，四面透空造紋，精巧大氣。

全材造物，無一浪費；一木成器，皆為香火。整批木質器具以非遺匠心復刻古制，兼顧實用性、觀賞性與禮佛嚴肅性，重塑龍顯堂廟堂威儀，延續古剎百年文脈香火。

所有取材均來自這棵神奇的非洲紅花梨木，嚴格依照古建工藝標準與精準尺寸，在張家港碼頭完成精準裁切、分類規整，通過大型貨運汽車統一運送回安溪縣龍億古建木雕有限公司。此後，龍億古建木雕有限公司的工匠們依托非遺傳統古建雕刻技藝，精雕細琢、細磨慢造、榫卯緊密，以匠心打磨每一處紋理，以手藝承載信仰，讓這棵跨越萬里山海的神奇紅花梨木，盡數化作龍顯堂的聖像、門窗、案桌、法器，賦能百年古廟堂重煥榮光，讓山海良木與千年古剎雙向成就，續寫古寺香火文脈、匠心傳承不息的新篇章。

2024年，經過古建工匠歷時數月精工營建、精雕雕琢，龍顯堂觀音菩薩重塑及整體修繕工程圓滿落成。歷經五百年風雨浮沉的古剎，褪去滄桑斑駁的舊貌，盡數煥新顏。萬里跨海而來的紅花梨嘉木，凝山海靈氣、聚匠人初心、承一方信仰，化作廟堂一器一物、一景一韻。肅穆莊嚴的觀音聖像端坐殿堂，栩栩如生、慈悲溫潤、威靈顯赫；雕花門窗精緻古樸，案台法器紋理精巧，一木一雕皆藏古韻，一器一物皆蘊虔誠。昔日殘舊古堂，如今金碧輝煌、清雅肅穆，格局恢弘、氣韻悠遠。

草木有心，承載百世香火；匠人有韻，延續千年文脈。龍顯堂的重生，是良木與古剎的相逢，是非遺匠心與民間信仰的交融，更是一方鄉土文脈的接續與傳承。往後歲月悠長，古堂屹立鄉隅，香火裊裊不絕，庇佑鄉鄰安康順遂，讓百年古剎底蘊長存、匠心不息、文脈永續。

穆西

一部電影，兩種敘事，三個世界



各說各話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上映後，不僅刷新票房，更成為中國近年最成功的海外華人題材電影之一。影片以潮州話為主要語言，透過一個泰國華人家庭跨越數代的故事，描繪移民、親情、鄉愁與文化傳承，令不少觀眾潸然淚下。

然而，同一部電影，在不同地方卻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解讀。在中國，它被視為「文化尋根」的成功典範，是連結全球華人的情感橋樑；但在新加坡、馬來西亞乃至部分西方學者眼中，它卻引發另一個問題：文化共鳴是否會逐漸被政治敘事所吸納？

真正點燃爭議的，不是電影內容，而是中國統戰部公開對影片表示支持。

原本屬於家庭倫理與移民記憶的作品，突然被置於中國對外文化戰略的大框架下，使外界開始討論，它究竟只是文化作品，還是承載著更深層的國家敘事。

這也是近年中國推動「講好中國故事」後，海外最常出現的疑問。

對中國而言，海外華人是共同歷史與文化的一部分。但對東南亞多數華人而言，他們更願意將自己視為泰國人、馬來西亞人、新加坡人、菲律賓人、印尼人，而不是中國人。

這種差異，其實來自不同的歷史經驗。二十世紀以前，大部分華人移民仍然保持「葉落歸根」的觀念；但二戰之後，尤其各國獨立建國後，東南亞華人逐漸完成本土化。

今天的新加坡華人，不會因為祖先來自福建或潮州，就認為自己屬於中國。菲律賓華人亦然。

他們可以在春節貼春聯、祭祖、說閩南話、潮州話，甚至支持中華文化的保存，但在政治身份上，他們首先是菲律賓公民。文化可以跨越國界，國籍卻不能。

就在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熱映期間，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訪問中國。

他的一段話迅速受到國際媒體關注：「新加坡是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國家，但我們是一個多元種族社會。我們是一個擁有

獨立主權的國家。」

他更進一步指出，新加坡與中國發展關係，是基於共同利益，而不是共同血統。

這番話看似平淡，卻被不少觀察人士視為對某種政治敘事的回應。

它提醒外界：族裔認同與國家認同，是兩件不同的事情。

一個人可以是華人，可以說中文，可以尊敬祖先，可以熱愛中華文化，同時也是百分之百忠於自己的國家。

這也是新加坡數十年來一直努力建立的國民身份。

如果說新加坡華人經歷的是建國後的國族塑造，那麼菲律賓華人的經驗則更加複雜。他們曾經歷排華、反共年代、身份限制，也見證了改革開放後中國重新崛起。如今，中菲關係因南海問題持續緊張，一些菲華社團甚至不得不公開強調：支持中華文化，不等於支持任何國家的外交立場。這也是菲華社會近年面臨最大的挑戰。

一方面，他們希望保存語言、宗親、節慶與文化傳統；另一方面，也必須向菲律賓社會證明，他們的忠誠始終屬於菲律賓。

因此，《給阿嬤的情書》在菲律賓華人之間所引起的共鳴，更多是對祖輩奮鬥史的感動，而不是政治認同的投射。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的成功證明，海外華人的歷史仍然具有強大的情感力量。

然而，它同時也揭示了一個現實：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可以重疊，卻不能混為一談。

對中國而言，海外華人或許是「同根同源」；但對東南亞各國而言，他們首先是本國公民。

這種雙重身份，並非矛盾，而是全球化時代最自然的現象。

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真正留下的，不只是對祖輩的思念，更是一道值得各國共同思考的課題：當文化跨越國界、情感跨越世代，如何尊重每一個海外華人社群自主形成的國家認同？或許，這才是這部電影帶給亞洲最深刻的啟示。

鄭亞鴻

真假慈善



談今論古

最近，某位明星的慈善活動引發成全社會關注的輿論熱點。慈善，通常指對人關懷、富有同情心的品質和行為。慈善活動則是指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組織自願開展的公益活動，具體範圍包括扶貧、濟困、扶老、救孤、恤病、助殘、優撫，以及促進教育、科學、文化、衛生、體育、環保等事業發展。

慈善有真慈善，也有假慈善。

近日，廣西橫州市六藍水庫潰壩，導致下游多個鄉鎮嚴重受淹，受災嚴重。新疆維吾爾族大哥阿里木江·哈力克飛3000公里，帶著10萬現金來到這裡，親自把錢送到受災群眾手中。他生活並不富裕，靠賣羊肉串謀生，卻因為急公好義、樂善好施，9年裡賣出30多萬串羊肉串，攢下10多萬元資助了上百名貧困學生，還在畢節學院設立了「阿里木江助學金」。汶川地震、玉樹地震、雅安地震、河南暴雨等災害發生時，他都第一时间趕赴災區捐款捐物，甚至背上鍋碗瓢盆去前線幫忙。2025年6月攜帶20萬元支援貴州榕江抗洪，購買11頭牛捐贈給後勤服務點；2026年5月揣10萬元現金奔赴湖南石門災區，7月又飛赴廣西橫州災區發放現金。阿里木江獲得了第三屆全國道德模範、2011年感動中國人物、全國助人為樂模範等稱號。

我認識一位革命老幹部，是享受廳級待遇的離休幹部，她去世前工資近萬元，但大部分都用來支援貧困學生。2007年，《泉州晚報》曾以《一位老幹部的花錢之道》為題報道她的事跡，談及自1996年來，她每年都至少資助10多位貧困學生，

至2007年已資助200多人次以上。她從不想和受捐助學生有直接來往，因為她不要求他們有任何回報。她說，如果要回報，那就直接回報社會。她生活很儉樸，穿衣、吃飯都很不講究。外出都是坐公共汽車或走路，捨不得乘出租車。她的工資存折裡往往只有幾百元，其他的都捐出去了。

香港明星做慈善，傾向不向公眾伸手，自己承擔。劉德華1994年成立劉德華慈善基金會，30多年從未對外募捐，累計捐款超5億元，多次參與賑災義演；古天樂從2009年起在山區捐建100多所學校，投入超3億港元，一直保持低調，直到導演爾東昇公開才被外界知曉；周星馳低調捐款超3000萬港幣，還曾捐獻骨髓給一位10歲男孩。

他們都是真慈善。他們的慈善，是發自內心的社會責任，是不求名利、不求回報的無私奉獻。

那麼，有沒有假慈善呢？有，如曾經被譽為中國首善的許家印，曾常年登頂各類慈善榜單，累計捐款超過100億元。可華麗的慈善外衣下，是極度的貪婪和犯罪，最終，罪行暴露，無數百姓的血汗錢付諸東流。他捐出的錢，不是他的勞動所得，是詐騙來的納稅人的錢，是在百姓的血汗錢。慈善，意為仁慈而善良。一個坑害國家和老百姓的人，怎會有慈善之心，怎會辦慈善之事！慈善值得讚頌，行善應當弘揚，但不能當成生意來做，不能以營利為目的。我不反對公募基金會、慈善會等慈善組織面向社會開展慈善活動，但這些機構應有透明度，賬目應公開，善款和捐物要送到最需要幫助的人手中。

（2026年7月14日）

菲律濱商報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
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
傳真：82411588
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

請掃描關注微信公眾號



Android 客戶端下載



member:UPMG GROUP